

这些年我们的不少大学,社会上什么比较热,就想设立什么专业。事实证明,这既不利于人才培养,也不适应社会要求,纯属急功近利的做法

大学该不该设立国学学位?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将提交申请,将国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立专门的国学学位,下设经学、子学等七个二级学科。近几年来,国学的研究和学习,可以说异乎寻常地热。除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外,北大、首都师大等高校,也都纷纷设立了相关的院所,开展专门人才的培养。如果能够设立专门的学位,将有助于国学教研资源的整合,并让修国学的学子“名正言顺”。

然而,尽管设立专门的国学学位,可能对国学院的发展有利,笔者还是认为,这一设想应谨慎实施。这首先是因为,虽然国学有个较完整的体系,但其并非是封闭性的体系。国学中的很多内容,本就属

于文、史、哲的范畴。让国学从这些学科独立出去,不利于它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让国学院与其他院系保持“交集”,或许更利于其在新时代的发展。

毋庸置疑,现行的学科分类方法,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未必完全适合中国情况。然而,既然现行的学科分类,已经在全世界都通用了,就说明它是有科学性的。国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曾经相当辉煌过,却从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如果中国古代也有大学教育,相信国学也可能被分拆的。既然如此,今天我们何必刻意削足适履,将它专门设为单独学科呢?

或许,将经学、子学等统一纳入,设立专门的国学学位,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通

才。只是当代社会已不同于古代,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子,经、史、子、集样样在行,若不会用电脑,不会讲外语,没有现代人文、艺术素养,就算是通才也不是有用之才。更何况,为国学细分许多二级学科,学生对其中某一方面有研究,即使按照国学之内的标准看,也算不上是什么通才,为其颁发一个国学学位,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呢?

笔者以为,已相对固定的学科分类,不宜打破。让国学在学科专业建制上,变得“齐整”并没多难。但将文史哲院系的国学部分,都一一剥离出去的话,这些学科变得“缺胳膊少腿”,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还望国学院的领导能三思,多从宏观角度来考虑问题。信息时报(李清)

北京法院首次援引物权法判案

扣人货车被判赔偿6000元

新京报 车主尹先生给一家公司送货,货车因纠纷被扣,他起诉要求对方还车并赔偿损失。通州法院前日援引《物权法》有关条款,一审判决该公司赔偿车主6000元损失。据悉,这是《物权法》实施后,北京法院系统首次引用该法判案。

法院判决查明,今年6月26日,尹先生购买了一辆轻型厢式货车用于货运经营。7月15日,他受雇前往北京鑫旺虹源科贸有限公司拉货,货车却被对方扣押。对方称,是因雇主与公司有经济纠纷。尹先生当日向通州区牛堡屯派出所报警。

次日,雇主向鑫旺虹源科贸公司出具欠条,承诺还款后提车,但由于雇主没有还款,尹先生的车一直未能提走。尹先生随后提起诉讼,要求科贸公司还车赔偿损失。在案件审理期间,经过法院调解,尹先生在货车被扣押一个月后才取走车。

此案审理期限横跨10月1日,通州法院因此援引《物权法》判决此案。法院认为,尹先生是货车的所有人,对货车有处分权,科贸公司没有经过尹的同意扣押货车,无权占有该车,侵害了尹先生权益,尹有权要求科贸公司返还;且科贸公司无权占有货车长达一个月之久,给尹运营造成了损失。法院依据物权法、所有权条款,判决科贸公司赔偿尹先生6000元。据法院介绍,通州法院的这一判决为北京首例直接依据《物权法》判案的案例。(陈俊杰)

通州法院援引的《物权法》相关法条:

第34条 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37条 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第39条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荣誉之梯
图/News cartoon
作者 海春

京华时报 传统中医的奇经八脉翻译为eight extra meridians,任、督二脉分别译为conception vessel(CV)与governor vessel(GV)……3000多条中医名词都有了国际统一的英文名。昨天,经过4年努力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首次颁布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将中医名词进行了国际统一。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中、韩、日等国家及地区专家4年来的持续努力,完成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学学术语国际标准的制定任务,向全球中医标准化迈出重要一步。《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使用的是英文名与繁体中文对照形式,全书以英文为主体,汉字全部使用繁体字。

长江商报 股市持续上涨,大盘突破了6000点大关。前日,几名武汉股民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停车鸣笛,以示庆祝,险些造成交通拥堵。

当天下午3时许,湖北省高速一大队民警李万龄在驾车巡逻至沪蓉西高速公路11KM处时发现,两辆小轿车正停在前方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车上还传出此起彼伏的汽笛声。

股指过6000点大关

股民高速路停车鸣笛庆贺被罚

民警当即即停车上前察看,发现两辆小轿车上的驾驶员正不停地按着喇叭,车上坐的乘客也在不停欢呼,看到民警的到来,驾驶员仍一脸的兴奋。

民警通过询问得知,两辆车上坐的均是武汉某单位员工,刚从恩施出差返回。

南京拟建新桥为长江大桥减压

东方早报 记者昨日获悉,南京规划在长江大桥附近新建一座过江通道,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预计明年年底动工,最快2011年通车。该市建委城市建设与发展研究室高级经济师陆玉龙表示,该桥选址位于南京长江大桥上游2公里左右,定位为大桥的“姊妹桥”,将与大桥一起承担该城市内交通的功能,从而有效缓解大桥日益增长的交通压力。

超过设计能力3倍多

被誉为“20世纪南京唯一可与中山陵齐名的伟大建筑”的南京长江大桥已历经近40年的风雨——1968年12月,这座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双线公铁两用桥竣工,使火车过江时间由过去靠轮渡的1.5小时缩短为2分钟,迅速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命脉之一。但从1990年代开始,大桥的通行量逐日增加,到2002年前后已处于日夜超负荷运转状态,年通过总重量达2亿吨,日均机动车流量高达6.3万辆左右,超过设计能力1.5万辆/日的3倍多。

二桥、三桥爱莫能助

目前,南京已有大桥、二桥、三桥3条过江通道,南京长江过江隧道的建设也在进行中。但南京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杨涛认为,二桥、三桥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桥减负,却不可能大幅减少车流。

陆玉龙认为,目前南京过江通道的建设有“舍近求远”的弊病:二桥位于大桥下游11公里,三桥位于大桥上游19公里,“在建的过江隧道位于大桥上游约10公里,都远离主城,主城内交通依然主要由大桥承担”。陆认为,只有在大桥不远处建过江隧道或桥,专门通行城市交通车辆,才能帮助大桥减压。

收费瓶颈制约初衷

一面是大桥不堪重负,另外一面却是二桥、三桥“吃不饱”——日通行量只有设计能力的一半左右。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交通分院教授张恒平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费:“大桥收费站撤离之后,市内交通从大桥通过不需要交费,而二桥、三桥是要收费的。”由于目前国内重大项目建设常常选用“BOT”模式,一旦纬三路过江通道也采用“BOT”模式来建设的话,为了收回投资、建设、维护的成本,项目公司就会对过江车辆进行收费,但这样的话车辆还是会选择免费通行的长江大桥,缓解大桥压力的初衷也将难以实现。(鲁勤)



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过一种全球流行歌坛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大多数国民所听不懂的方言成为了引领流行音乐趋势的主流声音。上世纪末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它真实地存在,并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粤语歌曲。

究竟哪首歌是最早的粤语歌,还存在争议。1974年由许冠杰演唱的大热电影《鬼马双星》同名主题歌,是第一批在英国BBC电台播放的中文歌曲,在当时风靡一时,也最受大家对粤语歌起源的认同。

粤语歌盛行和香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当时正逢香港电视剧黄金时代,大量粤语电视剧出现,高收视率成就了其粤语主题曲和插曲的迅速走红,并将这种新音乐潜移默化地植入普通百姓生活,让人喜闻乐道。

如果把许冠杰比作香港的猫王,那谭咏麟就是香港的迈克尔·杰克逊。谭咏麟在历经温拿乐队与影视发展后回归歌坛,以情歌风格将80年代收归为谭咏麟的叱咤乐坛篇章,他是香港歌坛无可争议的标杆,更是群星追赶的目标。而在这场一群人对一个人的PK中,尤其以谭张(国荣)争霸的剧情演绎得最为惊心动魄。

两强之争是唱片销量、奖项颁

授、演唱会数量、歌迷狂热,以及媒体追捧的全线比拼。从1981年到1988年,谭咏麟推出13张个人专辑,张国荣11张。谭咏麟1986年万众同欢演唱会连演20场,1989年浪漫演唱会连演38场,都创造了同期香港演唱会场次之最;张国荣同年的演唱会数目分别是12场、33场。两人80年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数量分别为:谭咏麟10首,张国荣6首。谭咏麟始

粤语歌曲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名词,它见证了香港商业文化的兴衰

从谭张争霸到“四大天王”

终在这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但两派歌迷却因此经常发生口水大战,非吵即骂,甚至肢体冲突。在众多压力之下,1988年2月13日,第1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谭咏麟在获得第10座年度金曲奖座后黯然宣布不再参加任何比赛性质的奖项活动。一年之后,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谭张争霸的实质是唱片行业商场较量的明争暗斗,是粤语歌曲鼎盛时期最著名的行销案例,也是香港歌坛激烈竞

争的缩影。在这轮PK中,唱片业是最大赢家。1982年-1992年是粤语歌曲的鼎盛时期。香港歌坛不仅创造了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三大天皇巨星的辉煌,也给粤语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超强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引退,留下了王座真空。在争夺香港歌坛霸主的进程中,虽然张学友在歌艺上相对突出,却始终遭到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的阻击,四人的均衡演艺实力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经某媒体戏称为“四大天王”后,这个四分天下的舆论格局一直未被打破。

四大天王时代是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也是商业故技遭遇市场变化的困兽之斗。四大天王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以过多的外在元素诱引着市场的审美疲劳。随着内地市场开放,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同时加速了香港艺人对音乐的国语化改造和港澳居民的国语趋同。所有艺人都开始练习普通话,推出国语专辑。港澳地区音乐市场生态在自己的变化中发生了改变。再想依靠粤语歌曲影响力争得华语音乐的掌控权力,已越来越困难。

新民周刊(吴琦)
(更多内容请看最新一期《新民周刊》)